

# 「發源」與「發展」

## 介紹「中國傳播媒介發源史」

卜正珉\*

---

作者：吳東權

書名：中國傳播媒介發源史

出版：台北三民書局，民國 77 年1月，563 頁

---

讀完吳東權的「中國傳播媒介發源史」一書後非常令人振奮；但又令人有些許惋惜。振奮之心乃是因為讀者會發現，先民們表現在「傳播媒介」之發明與使用的智慧足以傲視羣「國」，身為中華子孫自有一股榮耀充塞心中；惋惜之心則是感嘆今日之中國，空有豐富之文化遺產，卻不能妥善發揚利用，躋身世界「傳播大國」之列，反倒成了傳播帝國主義的「受害者」。

誠如作者所言，「在許多學者致力於未來的傳播趨向作全力投入之際，不妨也抽出一些心力來回顧、探索、尋源、蒐集往昔的傳播方式，從那些原始的、簡陋的、單純的、古拙的技巧與媒介中，去發掘現代傳播媒介的源頭，探尋中國先民的智慧、發揚華夏民族的光輝。這樣做，也許可以使這一代以及後代的中華兒女，不致過份崇洋媚外，誤以為所有傳播媒介都是西洋人所發明，好讓國人從尋根探源、追求溯往的傳播媒介發源史中，培養一些自尊、自愛和自覺的民族心理。」審思這段話，再擬想作者撰寫本書之心情，想必應與前述「既振奮又惋惜」的矛盾心結有關。

過去，多位國內傳播學者均曾探討中國古代之傳播或民意活動（如曾虛白、李瞻、

---

\*本文作者卜正珉為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

朱傳譽等)，但這些研究多偏重文字印刷媒介活動的說明；至於非語文符號傳播行為之探討則少之又少（如關紹箕先生）。然而，「中」書卻相當完整地將語言、非語文（如結繩、圖騰、態勢、驛傳等）符號媒介涵蓋在內。同時，本書將焦點專注於「傳播媒介」的介紹，傳播活動的說明只是用來印證、解釋某種媒介在當時被使用的情形，並非重點。不過，因為作者所蒐集的史料極為豐富，讀者還是可以從文字中獲知先民們是如何從事傳播活動的。

作者強調「傳播」二字在我國其來由已久，用處也很普遍，他首先引用古代文獻解釋「傳」字的意義，光是傳字便可解釋為：授也、布也、紀載也、轉也、續也、送也及遺留也七種。此外，「播」字與傳播意義相當的解釋也有：布也、散也、揚也、放也、遷也、施也及種也等七種。所以作者認為「傳」與「播」重疊成「傳播」確有強化與擴大的用意，此與英文的 Communication（傳播）相當貼切、恰當。作者節錄中外學者或專書對「傳播」的定義，但是，作者以中國人的觀點、中國文化的精神所歸納出的「傳播」意義，不但周延而且傳神，較諸西方生冷、艱澀的學術字眼，顯得親切多了。

本書值得稱頌的另一個特點是作者對「媒體」與「媒介」意義的區別。英文中的 media 和 medium 二字，坊間一般書籍均不加區別，視為同一個字，有翻譯成「媒體」者，也有譯成「媒介」者；一般人、甚至研究傳播的人對媒體與媒介二詞也視為相同，交互使用。但是，作者卻持不同的看法，他認為：media 應譯為媒體，medium 則要譯成媒介，媒體與媒介二詞也不該混淆亂用。

作者解釋說，「『體』字本身含有身體、本體、形質、形狀的意思，多少是有實體的感覺，作為一種『媒』之『體』，應該也含有一種實體的意義，……它是有形狀存在而構成傳播功能的實體」，故「媒體：是一個電視台、報社、廣播電台、或通訊衛星地面接收台……能夠發揮傳播功能者。」至於「媒介」，在古代意指「紹介」或「介紹」，「且其中介的作用者，必定是『人』或『物』，而不是一個『機構』或一個『單位』。甚至可以說：『媒介是一種科技，一種形式，它本身就是訊息。』」所以，「媒介：是種聲音、符號、畫面、語言、形象、器物、光影……能夠表達意識，透過傳播方式以達到傳播之功能者。」

基於這些理念，作者將中國古代「傳播媒介」分為以下七類：

第一類是符號：從結繩、刻契、文飾、圖卦到文字；

第二類是音響：從言語、爆竹、金鼓、歌謠到樂器；

第三類是光影：從火把、燈籠、烽壘、火箭到影戲；

第四類是器物：從簡牘、帛縑、書報到服飾；

第五類是象形：從圖騰、金石、旗幟到態勢；

第六類是文具：從毛筆、黑墨、硯台到紙張；

第七類是綜合：從譯傳、戲劇到印刷。

雖然本書不論就撰寫動機、文字運用、文獻探討、內容架構等均有其獨到之處，但仍有某些小處值得斟酌。首先就本書之七類「傳播媒介」而論，若干「媒介」嚴格說來只能算是「工具」或「方法」，如光影類之火把、燈籠、火箭等，文具類之毛筆、黑墨、硯台、紙張或綜合類的譯傳，實應歸屬於傳播工具或方法較為中允。

其次，作者對「傳播」的定義仍著重單向的傳播方式，而非雙向、互動式的觀念，如果作者也能自古籍中再試著探尋出有關雙向傳播的文義，將使本書更臻完美。

此外，作者將中國報章列於器物類之下，筆者直覺認為有些「大題小作」了。談中國傳播媒介之發源，不可不特重報紙與雜誌之起源，特別是報紙和雜誌乃傳播媒介最重要的一環。同時，報章的屬性似乎也不宜歸屬器物類之下，故筆者不揣建議，何不將報章一節獨立成一章，如此既能抓住重點，又可大加發揮一番，豈不更好。

本書雖名為「中國傳播媒介發源史」，實際上，作者探討的內容並不僅限於媒介的發源，也擴及這些媒介的「發展」，只是這一發展到了清代以後就停止討論了，因而，這本書若以「中國傳播媒介發展史」命名，將更能表達本書的精髓。

作者以五年的歲月，歷盡無數腸思枯竭、嘔心瀝血、挑燈夜戰的日子，終於完成這本長達卅餘萬字的鉅著，無論是從事新聞實務工作的記者、編輯或擔任作育英才的傳播學者，或研習新聞傳播的學子們，筆者相信，在細讀這本書之後，除了感佩作者的理想與耕耘外，更應在心中興起一股身為中華子孫的榮耀，這種榮耀將是學者、學子與實務工作者戮力以赴，為中國傳播事業貢獻心力、發揚光大的力量，從而建立起「自尊、自愛和自覺的民族心理」。